

山，鴨子在那裡呢？爸爸用音樂家的耳朵去聽，唏唏唏，唏唏唏，哦！在這裡，在那裡，他天天去找去聽，想著若這樣總能知道鴨子大約在的什麼地方。後來那塊稻田的莊主出現了，也姓吳，和爸爸交了朋友，答應了在割稻時，會把鴨子捉到的，雖然大家都不抱什麼希望了。幾星期後，那位莊主真的做到了，他抱著那隻鴨子和一包「麥包」（用粽葉包大麥蒸的糕，香甜可口）來了。鴨子在稻田中有了豐富的食物，長得又大又精壯，但那時蔣伯伯好似已離開白沙了，一直到青木後才見到蔣伯伯。

四十五年前的事，仍舊是那樣新鮮逼真。在慶祝您九十大壽的今天，就把這兩、三件瑣碎的故事呈獻給您，希望您喜歡。

蔣伯伯，我敬愛您。

晚

漪曼敬述

七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本文由本書編著者提供）

吳漪曼，生於一九三一年，江蘇無錫人，畢業於慈母大學（College Misericordia），主修鋼琴。為知名鋼琴家、音樂教育者，曾任教於師大音樂系、文化等大學，同時也是蕭滋基金會的董事長。父親為我國重要作曲家、指揮家、音樂教育家吳伯超，父女倆人分別在中國音樂界、台灣音樂界有重要貢獻。



我的長官——蔣復璁先生

汪雁秋

一、「留學生之父」張仁仁家先生

民國五十年六月，我在美國完成學業（英國文學系），正在考慮是否繼續攻讀學位，父親的一封信，使我結束了三年的留學生生涯，東裝返國。那個時候，政府為鼓勵留學生返國服務，在教育部內設有一專為輔導留學生就業的部門——留學生輔導委員會（簡稱留輔會，即今青輔會前身）。當時負責人為張仁仁家先生，他圓圓面孔，不時的眨著雙眼，對人和藹可親，對留學生照顧熱心，使這些返國遊子，感動不已，無以為報，只好以父輩敬之，「留學生之父」之名因而傳開。

記得去見他時，他眨眨眼說：

「汪小姐，歡迎你回國，想找什麼工作呀？」

「教書。」我毫不考慮的說。

「教書？現在時間太晚了。大學聘書都已發放，你要不要到圖書館工作？」

「圖書館我不懂呀，我能做什麼？」

「沒有問題，現在中央圖書館正需要一位外語人才，你願不願意去試試？我給你寫一封介紹信。你親自帶去見蔣館長，那裡的環境適合女孩子，你去後可不要做一兩個月就跑掉啊！」

說著，他又眨眨眼，那一副真摯的面孔及關懷的情意，使我永遠難忘，就這樣我與中央圖書館結下了「今生緣」。

二、「怪老頭子」蔣復璁館長

拿著張仁家先生的推薦信出來，遇到一位在教育部工作的朋友，見到我老遠招呼說：「汪雁秋，你回國了！怎麼？要到中央圖書館，可得小心館長是位怪老頭！」

他的話是玩笑？還是當真？可使我心裡七上八下，但「醜媳婦總要見公婆」，只好鼓起勇氣，擇一吉日，帶著張仁家先生的信，來到中央圖書館。

五〇年代的中央圖書館坐落在南海路植物園內，為原國語推行委員會舊址，兩邊是木造的房子，僅進門二樓是重修建稍有規模的會議室，後面中間是一座圓頂大廳，據說是日據時期的神社，大門前有一小橋，橋下的小荷塘一分為二，遊人稱之為小日月潭。當我走過去，小塘已開滿荷花，好一幅夏日美景！我走上小橋，欣賞了一會兒荷花，消除一些內心的緊張。走進大門，二樓就是館長室，經祕書的帶領，一眼就見到「怪老頭」蔣館長端坐在辦公室桌前。他，手執一把竹扇，身穿白色唐裝，長長的下巴，約六十餘歲，我被安排坐在他的對面，他搖搖手中的竹扇，小聲的說：「汪小姐，張仁家先生同我通了電話，他特別推薦你，說你英文很好，我中央圖書館正需要英文人才，你來正好……」。

我心中真納悶，張先生只見過我一次，怎麼知道我有多少能耐，再看看這位老人家，天庭飽滿，地閣嘛長長，一副壽公像……，想著想著，他講些什麼全沒有聽進去，只見他突然站起來叫一位小姐（大概是管人事的吧）帶我出來，辦理上班報到手續，他不問我願不願意，做什麼工作，如此這般我就來上班了。

上班的第一天我被安排在採訪組，採訪組主任萬惟英先生（現任美國密西根大學亞洲圖書館館長），溫文爾雅，小小個子，一副學者翩翩的樣子，聽說中英文造詣甚高，公費留學回來，他很客氣介紹了採訪組同仁。採訪組辦公室在進門靠右側一間不大的房子，室內只能容納四人，再加一人，只有擺在採訪組門口了。蔣館長似乎覺得對我不夠禮遇，立刻改派我在編目組。因此我的名額雖在採訪組，人卻在編目組上班。編目組辦公室在二樓，因為是木造屋，日正當中時，氣溫直線上升，下午即開始西曬，真有點吃不消。那時期冷氣設備，簡直是奢求，只有電扇，吹出來的是一陣陣熱風，同仁們無不汗流浹背。說也奇怪，在這種酷熱的環境中，大家都很怡然自得，無怨無尤。這一段期間我不知我的主管是誰，編目組把我當客人，採訪組又常常忘了我的存在，而又常被館長室一位胡小姐美妙的聲音召喚：「汪小姐，館長有請。」又得趕到館長室。

我的初期工作，為採訪組新書提要選目英文翻譯，每一本新書做一簡單的英文介紹，此目錄為亞洲協會支助出版，僅僅出版兩年，因經費困難而停刊。另外編目組與館長室的英文函件我都得一起兼辦，忙得不亦樂乎！未幾個月，館長覺得讓我這樣跑來跑去不大方便，乾脆把我調到館長室去了。五十年九月，我正式成了蔣館長的英文祕書。

三、館長室菁英

說起來當年的館長室，人事、打字皆集一堂，真是人才濟濟，主任祕書鄭毅庵先生，山東人，

經年穿著中式長袍，一副中國老學究的模樣，一口山東話，我們朝夕相處，不免也沾了一點他的山東音，他寫得一手好書法，館長對外應酬，無論紅白喜事，皆由他代筆寫一副喜帖或輓聯，聊表意思，否則以那時的待遇，真是無法應付。人事王澤延小姐，台大法律系畢業，苦讀英文，每天清晨，植物園內荷花池畔，可聽到她朗朗有聲背誦英文，她常覺得我們這些留學生，中文真差勁，公文啥也不懂。中文打字陳寧桂女士，技術熟練，館內任何公文稿，經過她的掃描，絕無錯誤，即連公文有不妥當的地方，也難逃出她的「法眼」，年輕小伙子們可真有點怕她。助理胡宏蕤小姐（現任美國洛杉磯 Loyola 大學圖書館期刊組主任），活潑可親，做事敏捷，我同她是搭檔，負責西文函件處理，為了充實自己，我們同時學德文，她學得快，我總是在後面跟。我同時負責掌印，有一次不小心把大印蓋倒了，怎麼辦？我們陳大姊立即湊上來說：「汪小姐，沒有關係，拿來我給你再打過。」果然不幾分鐘，公文就打好了，如期發出。

那時期公文雖然也不少，但卻沒有今日公文旅行程序的繁瑣，時效要比現在快得多，現在辦起事來好比一個機器人滿一手拿筆就不能拿紙，一個動作一件事，往往被這種機器人做法奈何不得！

我們這一群館長室菁英，真是合作無間，高興時不忘來個 Coffee Break，買些小點心，但也不忘準備一份悄悄地放在館長的桌上（趁他不在時），等他回到辦公室，胡小姐總要在門縫中偷偷的瞧瞧，哈！胡小姐發現新大陸，轉身告訴我們：「館長正在高興的吃著呢！」

四、善本書微縮影計畫

民國五十二年有一天蔣館長要我寫一封明代資料拍攝微縮計畫給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Goodrich 教授。當時哥大東亞所由 Goodrich 教授著手一個明史計畫，他們希望中央圖書館能提供微縮片供他們作研究之用，願意貸款三千美元，並又申請亞洲協會（Asia Foundation）臺北分會資助，購置富士 S 型縮影機及沖片機各乙台開始作業。當時蔣館長計畫由明代資料開始，再將正片出售，以自給自足方式將館藏十二萬冊善本書全部縮影化以利保存，並可用以換取國外珍藏漢籍。此一計畫雖未在他任內完成，但他卻打下了善本書縮影化的基礎。

五、成立音樂美術室

在館長室的日子裡，經常會看到藝術界、音樂界名人來訪。如畫家孫多慈女士、鋼琴家藤田子女士（當時鄧昌國夫人）等，為了要成立音樂美術室，蔣館長常邀請他們提供意見。記得五十二年春，一位在安全總署服務的美國人女士 Josie 先生的夫人，非常熱心，聽說蔣館長計畫成立音樂美術室，她前後跑美國五次，集合美國在台機構服務人士夫人們，聯合募捐，捐得鋼琴一架、唱片及錄音機，又自德國交換一套貝多芬唱片，及購得一部坐落式德製的唱機，六副耳機，並又收集一些中國樂器如胡琴等，音樂室得以成立。在五〇年代臺灣，有這樣的設備算是很豪華了，這個小小的音樂室吸引了不少音樂系學生及社會人士。

美術室由孫多慈女士及藝術界人士共同發起，也捐了一批藝術作品及書籍，又自法國國家圖書館交換不少藝術圖書及亞洲協會臺北分會的捐贈，並設置專供藝術人士習作的長桌，美術室也在這艱困環境下成立，得到不少讚譽。蔣館長常說中央圖書館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可惜兩年後蔣館長接掌故宮博物院，屈萬理先生繼任館長，屈先生為國學大師，他的希望是要將中央圖書館成為世界漢學中心，音樂、美術屬為次要，在當時房舍極為不足的情況下，將音樂美術室關閉而做他用，此亦是蔣先生對屈萬里先生不諒解因素之一。而今他們都已作古，孰是孰非，也只有讓後人來評斷了。

六、The World of Learning

一天我同胡小姐查一個國外機構，找了好幾本參考書都未查到，這時館長正好走出來，看到我們兩人愁眉苦臉不知何事，問清楚了原因，他立即說：「跟我來。」於是跟著他走到大廳二樓參考室，他一手就從書架上抽出厚厚一本書，名為「The World of Learning」。於是開始機會教育，給我們上了二十分鐘如何利用參考書的課，他說：「這本書是非常好的一本世界各國學術機構指南，包括各國學術研究機構、大學、圖書館，你們從這本書裡就可以找到相關資料。」說完，他就走開了，留下我們在參考室好好的研究一番。自那次以後開始知道如何去利用參考書，這本「The World of Learning」的確在我工作上帶來不少便利，也因為這本指南，引起動機編輯「英文中華民國學術機構錄」。至今這本機構錄已出版第七輯，自兩百餘單位增至一千餘個，由這本機構錄內容增加，充分顯示我國近幾十年來經濟的發展，文化機構也隨著蓬勃成長的事實。

七、館長的學生

在館長室一年，我除了工作外，真正做了蔣館長課室外的學生。他不僅教導公文用字，公文的起承轉合的運用，並常告訴我們，一個圖書館員要看什麼書、什麼雜誌，如 New York Time Book Review、London Time Book Review 等，不能不看。他也常鼓勵我投稿、翻譯，並希望我在公餘之暇能從事臺灣史研究。他認為我們生活在臺灣，應多瞭解臺灣，將來臺灣史研究必是顯學，可惜不才的我未能如願，如今思之，他的確看得很遠，眼光有獨到之處。

八、出席國際文獻聯盟年會

民國五十三年，國際文獻聯盟 (IFID) 與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 (IFLA) 同時在美國華盛頓舉行，中央圖書館是會員。一天蔣館長找我去（那時我已調至交換處）說，這次會議很難得，要派我去參加，他知道外子那時正在哥倫比亞大學進修，並說，我可以順便會會我先生。那時期政府預算不寬裕，出國沒有旅費可以補助，為此蔣館長一方面寫信給美方主辦單位請求補助會議費，另一方面出面函請在台亞洲協會代表，請能補助旅費。由於他的大力推薦，我終於得到大會補助美金三百元供會議四天的費用，亞洲協會也同意補助旅費及在美的醫療保險。除了開會，我還有一個月的時間訪問美國重要圖書館。

由於這一次的訪問，我認識了不少美國圖書館界同道，如美國國會圖書館當時負責中文部的吳光清先生、陸增禮先生，哥大唐德剛教授，吳文津先生等；由於參加會議，認識了不少美國科技界的主管，雖然現在其中不少人多已退休，但對中美文化關係，奠下了基礎。返國後我寫了一份詳細的英文報告送給亞洲協會，他們甚表滿意，我深深告慰沒有辜負蔣館長所給予我的使命。

九、長者的風範

就在那一年，我還未回國時，蔣館長已接掌故宮博物院，他曾親筆寫給我一封長信，信中敘述他對故宮博物院未來做法及理想，其中談到「為了維持博物館的安靜，考慮不准兒童進入」等等。外子看到，頗不以為然。急著要寫信給他爭論這一點。外子的脾氣是說到就做，於是寫了一封長信，請他千萬不能不准兒童進博物館，並舉出很多國外的例子，洋洋數張紙。信發出後，我一直擔心館長收到這封信，可不要氣得吹鬍子瞪眼！然而出乎我們意料，沒有多久收到他的回信說，接受外子的建言，將會開放給兒童參觀，正擬妥善辦法。

回想起來，我跟隨他四年，四年中早已忘了教育部的朋友所說「怪老頭」。相反地，他卻有慈祥的一面，我深深感到他是一位大家長，一位慈祥的老師，一位難得的好長官。

十、夢想成真

蔣館長離開中央圖書館，在故宮又十餘年，但他無時不想到中央圖書館。記得王館長接掌中央圖書館時，他曾到我辦公室說：「你同胡歐蘭一定要好好幫助王館長，胡歐蘭去發展圖書館自動化，你要努力幫他拓展對外的關係……。」

又一次他到我辦公室，要我替他寫一封信到教廷，推薦王館長為爵士，他並說千萬不要告訴王館長，只有我們兩人知道。我照他的吩咐及他給我的名單，以他的名義將信發出，他認為這個頭銜對王館長在天主教地位很重要。果然，王館長也不負他所望，得到教宗頒授爵士榮譽頭銜。那一陣子他好高興，常常到我辦公室忙著計畫王館長授頒儀式的準備，並極力主張要為王館長訂一套禮服。我當時有不同的看法，我說禮服還要在義大利訂製，費用高昂，而且只穿那麼一次，是不是可以省略。他說這是很神聖的不可省，我想他這種對宗教的執著，也許帶來王館長不少精神負荷。由於他對中央圖書館這份深厚的感情，誰來接掌是他最關心的問題。故而對王館長能接掌中央圖書館是他最高興的事，他看到王館長任內，對新館的建設，從無到有，而又建築得如此美輪美奐，他一再同我說，能有像王館長這樣的人來領導，中央圖書館有福了！你們要好好協助他。他有時站在中庭，凝視著這宏偉的建築，良久良久喃喃自語：「終於看到我中央圖書館有這樣美好的館舍，我多年夢寐以求的願望成真了！」

十一、出席美國圖書館協會第一〇四屆年會

民國七十四年，那年他八十八歲，五月間告訴我，他計畫到美國參加美國圖書館協會年會，希望我能陪他去。他說他已向文建會申請補助，郭主委非常幫忙，因此我向王館長報告研究，如何陪這位老人家到美國。想到他已八十八高齡，健康及安全問題都需注意，經過審慎的考慮，王館長決定派宋建成主任及我陪他，另圖書館界有輔仁大學藍乾章教授、台大李德竹教授，我們一行五人於七十四年七月四日成行。行前我們做了一個安全準備，先發函駐外單位接機，宋主任陪他住宿，我則負責安排行程及聯絡。這一次他除了參加會議，並承國會圖書館遠東法律圖書館夏道泰主任及吳文津館長，在國會圖書館及哈佛燕京圖書館各安排了一次演講，非常成功。國會圖書館謂有史以來第一次中國同仁大集會，演講完畢，又率領我們拜會當時館長布思汀博士，布思汀館長以香檳接待。又承駐美錢復代表的安排，在紐約陪他晉見蔣夫人。夫人以中式餐點接待，對他退休後生活頗為關懷。到夏威夷說有一位老朋友在那裡，但不知道這電話，我說試試運氣，於是在電話簿中按照他所說的姓名拼音，準備一一打電話詢問。說來真是運氣好，第一通電話就打對了，他的朋友高興萬分，認為我真神通。他們老友相見，有談不完的話，我們也沾了光，那一晚吃了一頓最豪華的大餐！

這一趟美國之行，增加了他的信心，他認為他的身體不錯，也很滿意我的安排。到他九十歲時，他又想到歐洲，仍希望我能陪他，那一次我實無法分身，很遺憾未能陪他，但最後還是由他的家人陪他到了比利時及德國。在德國見到了德國總統，回來甚為高興，然自此他的身體卻逐漸衰退。

十二、退休後生活

蔣先生自故宮博物院退休後，他常常到我辦公室聊天，並常指導我國際交換要知己知彼，要多收集國際資訊。參加國際會議，多看國際機構出版的通訊(Newsletter)等。談到當年中央圖書館創立的艱辛，他如何冒著危險蒐購善本圖書，也談到北平圖書館寄存的兩萬冊善本書未能移存中央圖書館而耿耿於懷。有時他也會談些他們那個時代的往事，如徐志摩同張幼儀女士離婚真正原因，梁啟超如何在徐志摩與陸小曼婚禮上痛罵徐志摩等。可惜當時沒有好好記錄下來，不然對中央圖書館的館史增添了不少趣事，對徐志摩與張幼儀女士婚變會有外一章的史實。

晚年他待我如他的晚輩，他常告訴我他的家庭瑣事，也要我對一些不能決定的事提供意見。為了故宮收回了他的坐車，他生氣了好一陣子，後來我勸他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故宮回收是必須的，最後決定賣一幢房子買一部車。他常感到錢不夠用，因為要支付護士、司機等人的薪水，還要寄一些錢給他的孫兒，補助他們的學費。他說當年隻身來台，想不到老年卻有一大家子負擔(他的三位孫少爺都自大陸出來，兩位在比利時，一位在美國)。有時談到中午，他請我到信義路鼎泰豐去吃江浙小吃，那家餐廳只要看到蔣先生去，一定拿最好他愛吃的麵點，我也沾光可一飽口福。我有兩次因病住院，他帶著他的護士到醫院來看我，那時他已九十高齡，真使我過意不去。有時他會打電話告訴我比利時的堂妹(蔣百里的女兒)魏太太來了，電話中可聽到他高興的聲音，每次魏夫人來台，他一定會約我共同聚餐。民國七十七年八月，我因開會到比利時拜會魏夫人，他已八十四高齡，還自己開車。聽說十一月要為蔣先生百歲誕辰舉行紀念會，她說她一定要來，可見他們兄妹情。他

常稱讚他的媳婦琳琳小姐，說是天主賜給他這麼一個好媳婦，在他晚年照顧他。琳琳小姐的確難能可貴，她一直陪伴著他，直到走完最後的旅程。

十二、館長人選風波

民國七十八年八月，楊崇森博士接任為第七任館長。由於他非圖書館學的背景遭到一些非議，蔣復璁先生尤其對此事持有不同意見。一天他到我辦公室論及此事，情緒頗為激動，等他稍平靜時，我勸他說，中央圖書館真正做事還是我們這些工作人員，館長是不是學圖書館，影響不到。你看美國國會圖書館、日本國會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這些國家圖書館館長都是沒有圖書館學背景，只要他尊重專業工作人員，一樣可以推動館務。那一天我們談了近兩小時，漸漸的他平靜下來，於是我想，我要做一件工作，找一機會讓他們兩人會面，消徐彼此之間不必要之隔閡。終於我做到了，楊館長很尊敬的稱他老師，親自請他到館長室，自那次後，他覺得楊館長還是有他的長處，也很坦誠給他建言。直到他去世前三天，還從醫院出來到我辦公室，念念不忘的要我轉告楊館長，要請圖書館界人士吃飯，要與圖書館界多聯繫……等。那天他說話的神情已顯然病態嚴重，我好不容易哄著他回醫院。遺憾的是我沒有再去看他，誰知三天後他卻與世長辭。

十四、結語

今年十一月十二日正逢蔣先生百歲冥誕，我也自中央圖書館服務了三十七年退休。回想過去種種，歷歷如在眼前。彷彿看到他老人家拄著拐杖，精神抖擻地來到我辦公室，談他的往事，談他的家庭，談圖書館事業，談對中央圖書館的期望……歲月悠悠，不覺他已逝世七年了，而後生的我也垂垂老矣！蔣先生一生雖有譽有毀，但他對圖書館事業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今為紀念他的百歲誕辰，謹以此文雜感以表對他老人家的追思。（八十七年九月十五日補記。原載於《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訊》第十五卷第二期，八十二年四月，原名〈往事知多少〉。）

（本文原載於《蔣復璁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文集》）